

—— 审判红色高棉

腐朽、堕落和罪恶
的金边城需要S-21审讯
所这样的机构。

—— 波尔布特

血腥

档案

杨 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杨 柳 著

血腥档案

——审判红色高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血腥档案

作 者 杨 柳

责任编辑 李 军

装帧设计 武 兰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乡市新星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一版 200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ISBN7 - 204 - 05007 - 1/I·136

定 价:19.80 元

血腥档案

——审判红色高棉

第一章 色情金边 1

●老板娘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宁说什么，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说就把他的手往她高耸的胸脯上贴。

●他使劲分开她的双腿，又让它们弯曲起来，然后摆好一个跪姿，将他那根淫水长流的淫棍狠狠地朝她的阴蒂刺去。

●他将梅儿的胴体抱在沙发上，将她的两腿掰开，身上一丝不挂，然后用指尖拨开她那粉红微湿的蓓蕾，“波滋，波滋”一种粘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他把勃起已久的阴茎从抱起来翻了一转的梅儿的屁股后面直插进去。

●金边的托尔科克街被几千名从越南来的“西贡娘子军”占有，仅仅几个月，这个地方成为整个东南亚“性工作”操作管理最无秩序，最为混乱的红灯区。

●彼得·弗拉普斯上校早已注意到“黄色娘子军”对维和部队的侵染，他登记在册的已有5千人患上了各种性病，另外至少有150人将遭受艾滋病的折磨。

第二章 地雷与乳房…………… 27

●萝西被弗朗士拔得全身颤栗，一股湿热的液体从她的体内流出，湿透了内裤。她将手指伸进弗朗士的金发中，情不自禁地轻轻呻吟起来。

●……萝西接着用她那白皙柔软的手，往上抚摸他那根直冲冲的东西。过了不久，她跪下来，弯下腰，突然把阴茎含在口中，上下移动吮允起来……

●萝西体那根血管膨胀的阴茎开始跳动，一下挤压、劈开她所有的门户，冲着花蕊直奔而去。滚烫如火球般燃烧的花蕊不停地痉挛，萝西阴道内如天鹅绒般的花蕾紧紧裹着弗朗士的阴茎……

●四下里散发着一股非常特别的气味，那是踏进这里的人和野兽被地雷炸死后的尸体发出的腐臭味，和他所熟悉的地雷金属外壳和炸药特有的那种燥烈味的混

合气味。

●“我觉得它像你圆润的乳房，上面的大帽就是你的乳头”。弗朗士在给萝西的信中这样写道。

第三章 黑 枪…………… 52

●就在少校半睡半醒之间，一发炮弹的巨响把他从床上震得弹跳起来。红色高棉武装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打响了第一枪，从而在世界维持和平历史上揭开了黑色的一页。

●直到这时，军士长才从董少校的目光中看出了危险，就在他准备操枪时，帐篷外的AK—47冲锋枪响了起来，两颗手榴弹也扔了进来，一声轰响，4名保加利亚士兵倒在血泊中。

●上尉把维和人员中的日本人拉出来跪在地上，对他说：前些天是我求你，现在我要让你来求我。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哀求。由于是一声枪响，恐怖分子的枪口再次夺去了维和人员的生命。

●11点30分，“轰”地一声巨响，火箭弹直端端地射向中国工兵的营房，穿过蚊纱网，落在士兵陈知国的胸口上，一声爆炸顿时将他的身体撕裂，血肉横飞，睡在他旁边的余仕利也被弹片击中。中国士兵为了柬埔寨的和平而献身异国他乡。

第四章 血火屠城…………… 81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士兵“乌衫”攻占金边市。金边市郊外的沟渠里一具接一具摆满了被曝晒得肿胀异常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成堆的大头绿苍蝇爬在每一个伤口上。金边市内到处都是被“乌衫”们砍去了头颅的尸体，红色高棉恐怖开始了……

●S—21，托士楞审讯所，由宋成负责的恐怖集中营，成为波尔布特打击、残害、屠杀反对者的人间地狱。

●那赤裸的身体使S—21审问室上仍然显得雪白诱人；乳房高耸着，光洁平滑的小腹随着她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臀部的丰满肥硕让她的髌骨大大地宽于她的身躯，一簇黑黑的体毛像杂草似的生长在那桃源之洞旁边……

●电流控制器的灯亮了，摇棍在她的下体内慢慢地，间歇性颤动，并且有节奏地来回抽动，电流摩擦撞击着她……乳房在急剧地抖动，腹部和大腿不停地痉挛……

第五章 枪口该指向谁…………… 129

●他猛地一下跨上文倩的腹部，用手把她的双腿分开，再用力扒开大腿，用一

只手引着他那粗壮的阴茎猛地刺进文倩的体内……

●那个越南士兵揪住她的乳房，拼命地把满是髭须的脸贴在她的嘴上乱咬，屁股拼命地前后抽插着……

●“人人都希望和平，这是没有疑问的。”塞宁说：“可是我们不能盲目地瞎让步……”到1993年9月，在泰柬边境和丛林中，像塞宁这样的红色高棉士兵还有10000人，他们若无出路，则和平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第六章 塔马克·切春的屠杀计划 164

●9时20分，“黑影”潜入村子，他们组成三人一组的行刑队，对越南渔民的房屋发射四〇火箭弹。随着“轰！轰！”的爆炸声，一间间房屋被轰得粉碎，腾起一片火光。惨叫声、哭泣声随之响遍全村……

●……电视船连中两枚火箭弹，围聚的人们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几个枪手逼近到跟前，对着尚还存活的人抵近射击，梅素看见引擎边的哥哥被打进水里，近处的母亲和姐姐中弹倒地……

●难民成堆的金边，现在陡然又加入了上千的越南人，大街小巷拥挤了许多从洞里萨湖逃出来的难民，然而这里也不安

全，3月29日，同时有4颗手榴弹扔进越南人开的咖啡馆和妓院，炸死27人

.....

第七章 以暴制暴 188

●索匀听人说，美国人到了柬埔寨，他们全是高鼻子，蓝眼睛，见了小孩就用匕首划开胸膛、掏心、炒了吃。索匀不信，然而当美国人的飞机炸死了他的母亲后，他开始相信了，并且拿起自己砍柴的弯刀当上了红色高棉“士兵”。

●几年之后，父亲在一次战斗中被越南人打死。索匀在父母亲一新一旧的两个坟堆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提着父亲的AK—47加入游击队。“杀尽越南鬼”成为他的信念。

●.....3个睡在楼上的越南人立即翻窗想要逃跑。乱枪之中，一人被打倒在楼梯上；另外两人得以逃出房子，但其中一人很快又成为外围部队的网中之鱼。索匀用枪指着一个40来岁的越南人，一声轰响，这个人的脑袋便开了花，脑汁溅得满地都是。

第八章 血腥政治恐怖 223

●1992年10月4日，民柬部队在洞里萨湖屠杀大批越南渔民，并指责金边当

局仍有大量越南士兵混染在其“政府军”中。

●1993年1月2日，29岁的颂萨特被一辆满载穿金边政权军装士兵的卡车载走，士兵们对他所在的奉辛比克党办公室进行搜查，并对他进行捆绑毒打，最后挖出他的一只眼睛。

●1993年2月8日，在磅湛省的塘昆区，一位叫候力班的人失踪。7天后，人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其尸体被装在一个口袋里，遍体鳞伤，双眼均被挖出，手指甲被拔掉，头颅受过钝器的严重伤害
.....

第九章 波尔布特和他的战友 … 255

●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乘坦克进入金边。仅仅3天之内，他就使100万人，具有70万车辆的金边市变为一座空城。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他清洗了自己的战友索平，将100多万人投进S—21集中营，此时的波尔布特已成为红色高棉的“波尔大叔”。

●1979年，越南人攻占金边，红色高棉政权陷落，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为此痛悔不已。他对导致了他下台的越南人切齿痛恨，同时也开始反省在他执政的3年多里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犯下的错误。



●红色高棉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孤立、脆弱，士气低落。部队里第一次出现了集团性的叛逃现象，有人甚至出卖武器给自己的敌人。让他更为心寒的是，他的战友宋成已开始和金边政权联系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色情金边

●老板娘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宁说什么，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说就把他的手往她高耸的胸脯上贴。

●他使劲分开她的双腿，又让它们弯曲起来，然后摆好一个跪姿，将他那根淫水长流的淫棍狠狠地朝她的阴蒂刺去。

●他将梅儿的胴体抱在沙发上，将她的两腿掰开，身上一丝不挂，然后用指尖拨开她那粉红微湿的蓓蕾，“波滋，波滋”一种粘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他把勃起已久的阴茎从抱起来翻了一转的梅儿的屁股后面直插进去。

●金边的托尔科克街被几千名从越南来的“西贡娘子军”占有，仅仅几个月，这个地方便成为整个东南亚“性工作”操作管理最无秩序，最为混乱的红灯区。

●彼得·弗拉普斯上校早已注意到“黄色娘子军”对维和部队的侵染，他登记在册的已有5千人患上了各种性病，另外至少有150人将遭受艾滋病的折磨。



10 余年前作为难民逃离柬埔寨的索宁 1992 年 1 月 22 日从法国回到金边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他过去一直抱怨保守、闭塞的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倒还不是多修了一些高楼饭店和酒吧，看惯了巴黎的香榭舍大道和凯旋门前的喷泉，作为柬埔寨首都的金边实在还显得土气简陋。让他吃惊的是过去他眼里含蓄、腼腆的金边变得热烈大胆甚至有几分招摇了。

“热风中带有一股色情的味儿。”他对同伴们说他的感受。

已经取得法国环境保护学士学位的索宁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很顺利地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总部找到了工作：在人权机构担任秘书翻译。

开初的工作显得紧张，但很快就得以适应。下班后他回到已经非常破旧的木楼上，听父亲讲这些年里发生的故事，然后就独自地望着大街，看暮色渐渐低垂，昏黄的街灯映着恹恹黑影。

这时候，他所说的“色情味儿”开始袭来，而且变得越来越浓烈。身着五彩缤纷薄如蝉翼服装的姑娘们开始在市中心出现，有的三三两两地走向联

合国人员居住的宾馆饭店，有的走向歌舞厅，有的则站在某个显眼的位置，打量着从她们面前走过的男人们，不时地同他们招呼调笑。有的男人在她们面前逗留一阵，姑娘们稍稍犹豫，就挽了男人的手臂，随他走入了黑暗。有时候有汽车在她们面前停下，姑娘们兴奋地围拢上去，一阵亲热的招呼“DARLING！”，然后就上了汽车，呼啸而去。

这还是当初含蓄保守的金边吗？这还是他往日视为圣洁的姑娘们吗？初看见时索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种印象由于他在一个晚上的遭遇变得更为强烈。

那天索宁感到有点不舒服，白天他没怎么在意，晚饭后头却晕得厉害。于是他对父亲招呼一声，说他到街上卖点药，这就走入了一条过去他就十分熟悉的小街。他知道这里有好几家私人小门诊所，白天黑夜都可以看病卖药。

一间小药房门口燃着小红灯，一个年纪大约30来岁的老板娘一边拨弄着手中的录音机，一边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索宁，目光里并没有多少热情。

“要什么，小伙子？”她问。

“我想……”索宁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药品名。他凑到药品柜台前，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治头疼的。

就在他低头的时候，老板娘看到了他颈上的细珠链子。这是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的标志，链子下面套着他们的身份证，一天24小时都不离身。

老板娘的语气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在联合国

机构工作意味着高收入，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往外大把大把地扔钱，她当然不想失去这个赚钱的机会。

“小伙子，你要什么我们有什么？你说！”老板娘扔下录音机，飞快地从药品柜里拿出一个盒子，举到索宁眼前。“是不是要这个，小伙子？德国货，保证好使！”说完就咯咯地笑。

索宁拿过包装华美的盒子。上面是一副印刷非常清晰的图片：两个裸体男女纠缠一起，旁边印着德国文字。他顿时明白，这是不知从哪里弄进金边的避孕套。

索宁如同受了侮辱一般把盒子扔回到柜上，说他不要这个东西，他是头晕……

女老板又笑了，说这个好办，她这里专有治头晕的药，又把一个盒子摆在索宁面前。

这是一种春药，上面的图片更是不堪入目。女老板望着索宁，诡谲地笑。

索宁看了那盒子一眼，往回推开。女老板摇摇头，说也许你要的不是这些，你是要来快活快活。她扭过头，朝里屋嚷了一声，很快就出来一个浓装艳抹的年轻女子，管老板娘叫妈。老板娘朝索宁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宁说什么，老板娘已经退进里屋，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说就把手臂搭到他肩上，贴近身子媚笑挑逗，接着又拉着索宁的手往她高耸的胸脯上贴。索宁早已结婚，妻子是10年前同他一道逃往法国的中学同学。异国他乡，两人相依为命，生下了一胖胖的儿子。这次回国他担心出意外，让妻儿暂时留在了法国。但每过一个星期，他就要给妻子写信，谈他回国后

的情况，表达他对爱人的相思。妻子也三天两头来信，说自他走后，她没一晚睡好了觉，生怕他出了意外。头一天妻子还在信中寄了些她和儿子的照片，说夜夜思念让她看上去都显得憔悴了。可是索宁一点不觉得，在他眼里，妻子永远都那么漂亮深情。

索宁像躲避炭火一样，好不容易挣脱这个风尘女子，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小“门诊所”。

第二天他给他的同伴们讲他头天晚上的奇遇，大家就笑，说没想到像他这个喝了洋水的人还这么封闭。金边早已不是10年前的样子，战乱之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男人谁不找两个漂亮姑娘快活快活。而且，他们说索宁拒绝那个姑娘是在砸她的饭碗，因为她们没有生意时连饭都吃不上。一个当警察的少年好友说，如果你不想伤害同胞女子，那我们晚上带你去另一个地方，让你开开眼界。

晚上，三个朋友用汽车接上索宁，便开上了灯光闪烁的阿扎棉大道。10年前，这里一到夜晚便是一团漆黑，现在已经是非常热闹的夜生活区了。在一家叫“太平洋”的大饭店门口，汽车停下来，索宁跟着上了楼，才发现这里有个巨大的舞厅。里面光影暗淡，乐声震耳。

看来他的朋友们是这里的常客。刚一坐下，就有个30来岁、衣着华贵的女人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朋友告诉那女人，说有朋友刚刚从外国回来，今天办招待，你一定要让你最好的小姐来陪同。那个警察朋友扭头告诉索宁，这个女人是这里“小姐”们的头，叫“妈妈桑”。女人对他们的要求喏



喏有声地点头，不一会儿，就过来三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子，同索宁头天在小“门诊所”见到的女子差不多，只是这里的女子更洋气些。她们毫无拘束地在他们旁边坐下，其中一个还笑着坐上了那个警察朋友的腿。索宁对此很不习惯，可想避又避不开。他不知怎么想起了法国著名的红灯区“红磨房”。据说那里是高级妓女出没的地方，连国会议员有时候都去那里寻欢作乐。一向封闭保守、以佛教为国教的柬埔寨，没想到也已开化到如此地步，连警察和他在政府机构里工作的朋友也可以明目张胆地到舞厅里来寻妓了。

看着索宁郁郁寡欢的样子，朋友们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妈妈桑”又叫过来耳语了一阵。坐在索宁身旁的小姐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一个身材高挑、轮廓很好的女子，一来就很礼貌地朝他点头，用夹生的高棉语问候。前些日子索宁就听人说过金边有支“越南娘子军”。也叫“西贡娘子军”，都是由于越南生活艰难、不得已随家人或单独到柬埔寨谋生的越南姑娘，想来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子就是了。

朋友们很神秘地朝索宁眨眼，然后便拥着小姐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留下他和那个越南女子呆呆地并坐，望着舞厅里各式各样的风景。

呆坐了一阵，小姐终于主动起来，朝索宁身边凑过，用生硬的高棉话问他想不想跳舞。索宁也渐渐放得开一些，问那女子是什么地方人。女子也不隐瞒，说是越南人，刚到这里三个多月。索宁问小姐能不能知道她的名字。女子就笑，说先生你好客气，接着就说她叫梅儿，边说边伸出手来，把索宁